

甜蜜的爱，
从心里出发！

真的什么假的

Really or Fake

1

子独◎著

晋江原创网
www.jjwxc.com



珠海出版社

真的什么假的

Really of Fake

子独◎著

彩虹城堡系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的什么假的.1 / 子独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7

(彩虹城堡系列)

ISBN 978-7-80689-964-9

I. 真…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8707 号

彩虹城堡系列·真的什么假的.1

◎子 独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特约编辑: 熊 熊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hs.net

E-mail: zhchs@zhch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82 字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964-9

本册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罪殇·001

第二章·搏命规则·003

第三章·命日·008

第四章·这个令人颤抖的世界·014

第五章·亡族封印·018

第六章·秀逗父女流浪记·023

第七章·伤感别离·030

第十一章·喜喜惨惨戚戚·059

第八章·开戏·040

第十二章·绝杀令·069

第九章·对峙·045

第十三章·擒敌客·076

第十章·不会忘记·053

第十四章·卖了！·082

第十五章·家人·090

第十六章·所谓找死·099

第十七章·变态之战·105

第十八章·限制级接触·112

第十九章·难以忍耐·118

第二十章·假想症候群·127

第二十一章·蜘蛛·139

第二十二章·报复·153

第二十三章·必然与非必然的选择·168

第二十四章·邀请·170

第二十五章·莫耶·175

第二十六章·两人之间·190

第二十七章·名为接受,名为拒绝·206

第二十八章·极端两面的相同点·215

第二十九章·疑云漫漫·226

第三十章·嚣张本性的覆灭·239

第三十一章·白墨·248

第三十二章·回归·257



今天是我十六岁的生日。所以，我应该就快死了。

两年前，医生说我活不过十六岁。两年里，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两年后，现在，我想着我不想死。

躺在雪白的病床上，看着雪白的房间。我发现，我由衷地讨厌白色。它让我不断地想起死亡。

母亲憔悴地斜倚着床柱浅眠。父亲不在，去赚钱了吧。为了我，这个家也已经要崩溃了。

我看着母亲即使在睡梦中也紧皱眉的苍白面容，对死亡的惧意，一下直直地刺进心胸。

察觉内心的恐惧，我嘴角微勾，无奈轻笑。

我不在乎父母为了治愈我的病所付出的一切，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活。如果可以用一命抵一命的方法来救我自己，即使是用父母的性命来换取，我也会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

在死亡面前，原来我如此的自私卑鄙。在死亡面前，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已。

“咚咚。”沉寂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母亲被惊醒，急忙跳起开门。

护士手端着托盘走了进来：“吃药时间到了。”甜甜的声音，让我觉得些许的刺耳。

母亲接过护士递来的药，道：“谢谢，总是麻烦你。”

“不会，我的工作嘛。”

的确，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工作就是看着别人的死亡和痛苦。由于被死所压迫，我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也明白被自己出气的父母实在无辜，但，又能怎样呢？要死的又不是他们，是我自己。

到底，直面自己的死亡跟经历他人的死亡，是非常不同的。

母亲扶我起来，骨骼一阵阵的刺痛直蹿脑门，虽然已经习惯，但仍是咬紧嘴唇硬压着几乎脱口的痛呼声。喝着母亲喂的汤汁，苦味充斥神经，慢慢竟感觉一丝腥甜……难道是喝这药喝得麻木了，到了能吃出甜味来的地步？

显然我的想法是错的。喝到最后一口时，我剧烈地咳出了刚喝的汤。但药不是红色的……

“咳……咳……”我继续咳着红色的液体，看着红色在白色床单的衬托下显出的炫目。我意识到自己吐血了。呼吸开始困难，每当我用尽全力吸一口气，紧跟着就大咳出一口血，最后根本无法呼吸。随着意识越来越模糊，我听见了护士惊呼医生的声音，母亲失措地叫着我名字的一声声的哭音……

为什么，只是这样吗？我的存在就要这样消失，而我几乎没有真正活过啊。

周围一阵的嘈杂与慌乱，令人惊恐无比。

我感到那熟悉的绝望与恐惧在此一瞬竟重重将我抛下。残忍的，无情的，自顾自的飙到了最高点。我跟不上，这让我好害怕，好害怕，害怕到无以复加。

挣扎着呼吸，我紧抓住母亲的手臂，对着已经看不清脸的母亲说：“我……我不想……死……妈妈，救我……”

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听见我的话，我只是不断地听见哭叫我名字毫无意义的声音，随后是向我跑来的脚步声和冷静的话语：“实施抢救，把病人家属拉开，你去血库拿病人血型的血，你准备……”

声音，越来越模糊……

最后的一刻，我想象了千万次，却是如此的相同。

死时，我丝毫听不见那绚烂如破空长虹般动听的朝圣者的歌。

我看见，满目沉沉的黑色。

浮云隆隆翻涌，阴风飒飒冰凉。丘峦巍峨的起伏，就像是那峥嵘高绝的云墙。雄伟哥特式的城堡，“暗”字高嵌。危山之巔，九霄天外，重重墙垣岿然而立耸拔入天。罗马圆柱，勾梁画栋，烂漫凝象。幢幢幽影掠拂眼前，那是蒙蒙的一片。

这些就是终结的风景吗？

我本以为世间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我本以为人死后会归于虚无灭于消散，所以当看见眼前慑人的美景我顿时激动得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在做梦我还没死成哪！可是再等我蓦然低头一瞅，呜……我两只白玉般的小脚不见了。

也许是太过震惊，一失神才发现自己已然进入古堡，穿过了空寂无尽的回廊，来到了貌似圣殿样广阔无垠除了几根柱子便空无一物的大堂。尽头貌似是一个高高的座位和两只黑色生物。

我“飘”近，才看清。

座位大得像祭坛。而所谓的生物，是全身穿着漆黑不知名衣物的两个“男人”，呃，如果脑袋上的黑色大角和深紫色长指甲可以忽略不记的话，应该可以称之为男人吧……

其中穿得较繁复华丽的一个正斜倚地坐着，满脸玩味的邪笑。另一个却面无表情，双手背后静静立于一旁。

两人都看着我。而我，在这么看清楚他们后，被严重 shock 了。

阎罗王……是西方人来的……怎么办？我书念得不多，英文就只会讲

“哈喽”啊……

不,等等!传说西方人最喜欢神秘的东方小姑娘了……好好花花他们,会不会一高兴就让我活回去了?

“哇哈哈哈哈……”

我正想到这呢,座位上的“阎王”却突然大笑起来。我莫名,并且有点生气。这家伙竟用一根食指指着我笑,激烈程度不太一般,我看他就差没挥拳捶胸了!靠,“阎王”整个就一神经病啊!

心里刚骂完,立于一旁的那本来面无表情另一位脸上竟也有了反应:高高挑了挑眉,神色是十足的兴味。

神经病 NO.Two!好端端的没事对我挑什么眉毛啊……

“哇哈哈哈哈,不行了,哈哈哈……”阎王像疯了般笑了很久,很久……

直到笑够了,他擦擦眼角的泪花,这才终于想起还有我这个“魂”的存在。大大喘出两口气,定了定神后阎王朝我摆摆手,却仍是满脸笑意盈盈地说:“不对,不对,本王可不是什么阎罗王啊。”

汗!瀑布汗!庐山瀑布汗!我猜自己此时脸上看去定是一阵青一阵红的色彩斑斓。

他们听得见我的心声?他们竟听得见我的心声!

等等,“本王”?不是阎罗王你还自称“本王”?不是阎罗王你还坐那么高俯视我?你个精神分裂的,给我下来!

可他却说:“哼,魔界之王听过没,伟大的魔王大人就是本王我了。”

双手合握,我心中一阵朗声高呼:魔王万岁万万岁!

“人类死亡后,灵魂就会消散为虚无,成为宇宙中的一粒小小尘埃。这一点,你本以为的并没错。”对我的拍马转变魔王倒没多加在意,他这么对我说,“人类,你是本王用非凡的力量给截下的小魂魄。”

啊?啥?

魔王的语气却开始似笑非笑:“实在有趣得紧。你为什么会这么怕死?呵呵呵呵……”

蹙眉,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当时绝望的感受再次无情地袭上我全身。

“哎,人类,跟本王做笔交易。只要你答应,本王就能让你复活哦。”

再一次：啊？啥？

“不想要？”

“要！”我激动得握起双拳答得飞快，就差没飞过去抱住魔王的腿了。开玩笑？！如果还能继续活，就是让我喊你爹都行，怎么可能会不想要？！

“但是，要怎么做？”我疑惑。

“嗯，时空，其实是同一概念，”魔王指指我的右边，我看过去，那是一幅在空中悬浮的二维画面。魔王接着说，“本王能让你送回这一时空定点，并且让你健健康康地复活。而你，只需要答应本王的条件，照本王说的去做即可。”

看着眼前这一幅自己死亡前一秒的定格画面，忽略掉那突然而至的窒息感，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什么条件？”

“别太紧张，一个小游戏而已。”魔王满意地笑笑却不回答我的问题。只见他手一挥，在我面前便出现了个巨型转盘，有点像飞镖的靶，上面每一格都写着繁复陌生的文字。同时在我手中，也莫名地出现了只纯金制的飞镖。

显然，这道具是用来射的。而射完后的结果是用来决定我命运的。

转盘快速旋转了起来。即刻我已一镖掷出，迅捷得根本毫无停顿。唉，相信我，我也想好好考虑清楚再射，但我更怕魔王反悔啊……

镖一出手，正中大盘。（那么大的转盘，想不中都难吧。）

茫然地等着转盘渐渐停下，但被我射中的那一栏上的文字我怎么看也看不懂。转头向魔王大人寻求答案，却看见他老人家正在那颇为辛苦地一抽一抽地憋笑。

真的，我真的很想问，魔王大人，您抽筋了吗？

似乎是笑够了，魔王这才终于抬起头看我，说：“听着，人类，本王会让你先去另一个跟地球相似的次元，如果你能在那里活到二十五岁还不死，我就让你回地球复活。怎样？”

啥？我还得先在其他地方活满二十五年才能回去？！你口中所谓的“小游戏”一玩就是要玩二十五年的？！

不过念归念，我还是再次毫不犹豫地点了头。人啊，要求不要太高……

魔王很是满意，手中凭空出现一卷很长很长的卷宗，在我面前晃了晃，说：“而这就是我的条件。”

我听糊涂了,还有? 那刚才的“二十五年”算什么?

可魔王却撇过头去一阵肩膀抖动,好一会儿才转回来,还满脸佯装平静地道:“这卷宗你带着,它会传达本王给你下的指令,只要你严格完成所有指令任务并活过二十五岁,我就让你活回去,怎样? 很简单吧?”

.....

很久很久以前,神对人说:“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人大喜:“真的?”

神点头:“说吧,你的愿望是什么?”

人跪下,虔诚地道:“我的愿望是,请再给我三个愿望!”

.....

怎么能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压榨人也不是这么压榨的啊! 这哪是“一个”条件? 分明是“无限个”条件啊!

“什么指令?”我无奈而又悲怆地问。

阴笑,在魔王脸上一闪而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别太大惊小怪。就是些要你跟谁谁谁接个吻啦,跟谁谁谁打一架啦,再跟谁谁谁同睡一张床啦等等诸如此类的。全是些芝麻绿豆点的小事儿而已。呵呵呵.....”

“哦。”我似懂非懂地点头,我又能怎样呢? 人啊,要本分! 要求是不能高出任何那么一点点的!

但,问个小小的问题总行吧? 于是我问:“我不明白,你,不,您老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魔王回答说:“首先,我无聊,想看出戏罢了,而指令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这出戏更加精彩。其次,你不想死的执念实在很强,非常有趣,本王直觉如果让你参与进来,一定会让这出戏变得更加有趣。再次,本王我今天新上任,心情好,高兴让个人类复活就让人类复活。这样,你明白?”

听着他如此任性的话,我彻底绝倒。

可魔王还不停,他继续放话:“既然这是笔交易不是契约,就无须实行结契仪式。如果你照做卷宗上的要求并活到二十五岁,我就让你复活到原来的时间与空间。但如果你没活到二十五岁,或者没严格完成卷宗上的指令的话.....”

“会,会怎样?”我紧张地咽了口口水。

“嗯,”魔王一摆头,说,“继续走完原本应有的人生轨迹,你的话,也即是

死亡了。呵呵，回归于宇宙尘埃，消散于虚无。”

虚无？哼哼，很好，真是直白简单又易懂啊。我要拼了！

“当然，交易不比契约，”魔王说，“本王不会答应任何能帮助你完成指令的要求。不过，为了提高趣味性，本王会送你一具颇为高档次的躯壳和恰当的地点、时间。呵呵，不用太感谢我了。”

说完他手轻松地朝我一挥，刚才那卷宗立时出现在我手上。我打开一看，上面啥都没有啊？

“时候一到，卷宗便会自动浮现出本王要你做的指令内容。只有字全消失了，才说明你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卷宗别弄丢，丢了看不到指令内容完不成任务你可是会死的哦。”

我点头，非常慎重地。

“呵呵，本王今天实在心情好，这样，就再赠送你一个忠告吧。”

我心下一紧，凝神倾听。

魔王说道：“对与错，能做与不能做，一切的界限都不同了。本王劝你，去了那个世界后，第一时间就将地球上的规律与观念舍弃掉。记住，那儿不是地球，那里有的，只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

魔王接着用尖细的食指指尖指指自己的脑门，说得煞有介事：“若你真想要活，那这里就是帮手，”他再指指心脏，一笑，“而这里是多余的。”

我皱眉，努力消化着魔王大人明显在玩哲学的话，一脸的迷惘。

“好了，还有问题吗？”魔王问。

我能有问题吗？身为一名小小的戏子……

“那好，你走吧。呵呵，祝你好运啊。”指着左边的一扇门，魔王示意我现在可以去为自己的性命奋力拼搏了。

唉，我无语地飘过去，推开门。进入前，我瞟了眼从头到尾都只站在旁边没出过声的另一人，却似乎隐隐见到他的嘴角，正微微地上挑。嗯？幻觉？

纳闷。但还来不及细想就是突然的一个失重感。

“啊？啊啊啊啊！”咋一进门里面就是一个坑啊？还带引力的！该死的魔王！

而回应我的，是往后将不断出现在我噩梦中，魔王那不绝于耳的欠抽狂笑声。

我下坠，下坠，不断下坠。

突然下坠感停止。黑暗。一阵晕眩。

什么？好……好，好挤！救命啊！不，不要……

不要再挤啦！

怎么回事？！刚一到这世界就要我来一场生死大战吗？！还挤？别啊——要死人啦！

到底是什么情况？不行，我得想点办法！

我蹬！蹬！我扭！扭！哼，只许你挤我，不准我挤你吗？我挤，我挤，我挤挤挤！啊，多好，我看到亮光了。只是怎么会是血红色的啊？再努力，再加油，好不容易有生存的机会，我可不能死在这儿！

最终，通过我强烈到扭曲的求生意志，再加上挤着我的不知名物体本意好像也是要把我挤出去，很快地，我就顺利出来了。

“出……出来了！啊！我的宝宝。”

啥？什么？什么宝宝？哪来的声音？

突然腾空，我竟被一下子抱起。

眼睛还睁不太开，望去依稀是个女人的样子。一个哭得很伤心的女人。

“我的女儿……呜呜……”

阳光刺眼，什么都看不清，只感觉自己被一块柔软的棉布包了起来。还有，一股温润的味道，香草的味道。

女人将我裹好，便深深埋下头来，颤抖着虚弱的身体低语直哭：“对不起，对不起。就算是错的，就算你会恨我，我……我……对不起。”



接着就是一阵的欲语凝咽，泣不成声。

……谁能来告诉我，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女人哭得简直痛彻心扉，而我却静静躺在她怀里抓紧时间整理思绪。

首先，感觉自己是被轻松抱起的，如果这女人不是巨人国的子民的话，那我应该是被扔到一女人的产道里去了。想想，应该是后者。

其次，这里的语言听来繁复而又绕舌，明显不是我的母语——中文，那为什么身为婴儿的我会听得懂呢？答案只有一个。魔王做事，很乱来。

不过，我喜欢……

女人哭了好一阵，却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忙起身，处理起地上散落的东西来。比如沾满血的布料啦，一地的树叶啦，等等。

嗯？不对啊，我怎么觉得她如此局促的动作疑似是在毁灭证据呢？还有，为什么她是在野外生的孩子啊？

呀，这里是哪个异次元世界啊？野人时代？！可不像啊，这女人穿的衣服虽不是那种具有现代感的T恤加牛仔，但看起来也挺，嗯，另类的……喂我说，你好端端一条大长裙子，为啥只遮后面不遮前面的？！哦哦，我看见了，里面还有一条黑色紧身超短裙。

这啥穿法啊……

女人抱着我，动作起伏很大，而我那双小眼睛也在我不懈的努力下，算是睁开了条缝，因此，我终于能看清周围的景致了。嗯，很好，树林朗朗，鸟儿啾啾，小溪湍湍，没有其他人。而不远处还火光冲天，通红通红的一片，煞是好看……

火光冲天？

唉，又是个什么情况啊？就不能让我歇会儿吗？

无奈眯起再不能眯了的小缝眼，瞭望细看，那是个正被焚烧着的村庄。

火焰像有生命般缭绕叫嚣着要殒尽一切，红光如此争腾，狠狠震撼了观者的心魂。

破灭着的村庄离我们其实很近，不协调感也就变得更为突出：一、火焰呈喷射状向天际勃发，极其不自然。二、太过安静了。

没有凄惨的叫声，没有逃跑声，更没有孩子的啼哭声，一切只是静静的、

甚至是安详地被火舌吞没着。

这种宁静的破灭，夺人心魄。

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呢？村庄里刚巧没人？刚巧一个人也没有？还是说，没有“活人”？已经全……全全全死光了？！不会吧！那这活着的女人是怎么回事？老天，还是个产妇！

大概是毁灭完证据，女人停下了动作。我疑惑地向她看去，但就像火星撞地球，刹那间，我被完全震傻了。

倾国倾城。

乌黑的发，苍白的面容，苍白的白衣，苍白的唇。黑发被风吹拂，拂过她的白，黑与白的交错缠绵，沉积出一种遗世的美。女人的表情是至深的难过，她凝望眼前的红光妖娆，银白泪珠一滴接着一滴无情滑落。轻轻喃喃，女人一遍又一遍地自语：“我的罪……我的罪……”

呆立了几秒，她才收回视线。轻柔地用手再次紧了紧怀中的我后，却突然着力，一跃而起，上了棵大树，接着便毫无停顿地风一般地飞驰起来。

对，一跃而起，还跳上了大树。我说，这什么世界啊！看上去柔弱有余的女子，还是个刚生产完毕的产妇，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跳上一大树！还飞驰咧！

我说，咱做人，不能这么随便。

好，就算您老能行吧，那也要好好想想你的宝贝女儿我啊。我现在的感觉可是比坐云霄飞车还恐怖啊！

“嗯啊……嗯啊啊啊啊……嗯啊……”我飙出了眼泪，狂叫中……但，发出的声音却是婴儿的哭叫，我彻底地无语……

似乎发现怀中婴儿的不适，女人愧疚地搂搂我，说：“对不起，再忍一下，宝宝。我们没有时间了。咳……”说完，竟吐出一大口鲜血。

没有时间了吗？我的确看出来我们没有时间了。因为当时，我也是这么死的。

女人继续快速移动，间或一大口一大口地吐着血。我那不断受到失重刺激的心脏紧紧揪起，最后索性咬唇不哭不闹屏住呼吸。女人见了欣慰一笑：“宝宝好像也知道我们就快要不能在一起了呢。抱歉，我没有尽到做母亲的



责任，”说着，又哭了起来，“对不起……呜呜……不要恨我……”

唉，我实在是不明白啊。

不过，你生下了我，给了我生的机会，我想，我不会恨你的。

身上感觉湿湿黏黏。是血，早就已浸透了包着我的布料，她却仍紧紧抱着，像是浑然未觉。

吐血，哽咽，咬唇，再吐血……眼前无声落泪的女人，生命正如此无情地从她身体里面悄悄溜走。我默默看着，却怎样也不想阻止这挣扎着求活的绚丽在我眼前勃然怒放。

突然好像明白了魔王为何想要看我的戏了，拼命挣扎着求活的生命，实在美丽……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仍然会常常想起这一幕，然后依然不明白。在这茫茫人世之中，在这深沉的罪恶之中，台上哭着演戏的，和那台下笑着看戏的，究竟谁的罪孽才更为深重？如果真有那所谓“罪孽”的话……

夕阳的余辉绵延不知何时漫布在了天际。奔走了大半天的女人此时已经连血都吐不出来了。死气笼罩着她，但她却依然如此美丽。

衡量目前的速度与已然奔走的时间，我猜我们所走的路程凭普通人起码也要花上个四五天。

我想不出来，她到底是要去哪里？又要做什么？

疑惑间，云霄飞车的感觉却陡然消失。在森林深处的一座小茅屋前，女人停了下来。

枝丫瑟瑟，风起叶落。她边重重喘息，边将我更往她怀里靠了靠。

紧接着毫无预兆的，女人缓缓侧倾，轰然倒地。

她将我保护得很好，我甚至察觉不到丝毫的震荡。

半晌，“吱呀”一声，貌似茅舍的门被打开了。

由于我的视线此时只能看到地面，所以只感觉到一阵轻快的脚步在向走来。

“哎呀呀，我等了好久哦。”随着稚气的说话声在头顶响起，一双圆头红色皮鞋出现在了眼前，还配着一双蕾丝的……少女袜？！

天！你人都快死了，还硬撑着最后一口气跑来这里，就只是为了找这一貌似才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耍人也不是这么耍的吧。把我刚刚为了苦思你到底想干吗时用掉的脑细胞还给我！

“比丝姬。”女人虚弱地开口了。

咦？这名字挺耳熟。

“嗯？你……你生了？！”稚气的声音透着惊讶，“感觉不到有追兵。杀光后才生的？”

女人不回话，似乎又在流泪。

被唤做比丝姬的小女孩蹲下身，叹口气，伸拳道：“把孩子交给我吧。”

女人却让开，只是小小声，小小声地说：“不，让我再抱抱，让我再多抱抱。”

不久后，女人终还是依依不舍地放了手。她从怀中摸索出一块血色玉石，与我一同交给了比丝姬。

比丝姬几乎屏息地接过，一手抱我，一手兴奋地高举玉石凝视。透过夕阳余晖，那璀璨夺目的红色看起来竟像在熊熊燃烧，火舌犹如活物，诡异地在内里不断搏动跳跃着。

“哇，真是太美了！不愧是被称为‘灵魂之玉’的瑰宝啊！叫你什么好呢？哦呵呵呵呵，啊，我好兴奋，就叫你小红红好了。啊！小红红，从今天起妈妈会好好疼你的。”

“……”看着眼前一变态的女孩在那手舞足蹈地替一石头取着变态的名字，我又一次无语中。这景象怎么总觉得貌似在哪见过？

花痴了良久，终于想起自己身边还正上演着一出名为“死亡”的剧目，比丝姬这才收起红色玉石，再次看向倒在地上的女人，问：“还有什么愿望吗？”

女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她说：“比丝姬，带她去找金。你答应过我，只要给我族的圣物红玉，你就替我照顾孩子三年。你用这三……三年去找出金。然后……然后……”不断喘息，女人似乎快不行了。

但，金是谁？

金？比丝姬？我敢肯定这两名字很耳熟。但好像每当我快要想起什么时，